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乐律典

(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樂律典

第三十九卷目錄

樂律總部總論一

史記

禮記

孔叢子

韓詩外傳

淮南子

董仲舒春秋繁露

劉向說苑

後漢班固白虎通

應劭風俗通

梁劉勰新論

隋文中子

唐杜佑通典

宋周子通書

朱子全書

鄭樵通志

六經奧論

葉時禮經會元

明性理大全

樂律典第三十九卷
樂律總部總論二

史記

樂書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
志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
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
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
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
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衆庶也
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瑟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
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大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
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商大聞商音使人方正
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
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禮由外入樂自內
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暴慢之行窮
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邪之行窮內故樂
音者君子之所養也夫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
皆聽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
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
聞雅頌之音目觀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
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僻無由入也

禮樂志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
風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
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以

纖微儀序之音作而民思愛聞諸般易之音作而民
康樂聞猛蕩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
而民寬敬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教之
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
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導五帝之行
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傷四備
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足以感
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故先王立樂之方
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設樂
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廣
顯之上帝以配祖考昔黃帝作咸池頌項作六章帝
嚳作五英魏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濩作濩武王作
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王以功定天
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
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英及根莖也咸池備矣自夏
以往其道不可聞已廢雖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其
器用俱陳周官具焉與者自卿大夫卿士以下皆遇
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樂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
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
故帝舜命夔曰典樂教胥子而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無虐簡而無敝詩言志歌咏言聲律依永和聲八音
克諧此之謂也又以外賓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
儀足以先且音聲足以動耳詩詠足以感心故聞其
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教而法立是以萬之
郊廟則鬼神贊作之朝廷則羣臣和之學宮則萬
民協應若無不虛已誠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福和
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

濫反其志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也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風俗易莫於樂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族長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親故樂者所以崇和順此物節節節節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階級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意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度焉執干戚而舞俯仰信容得得齊焉行其禮兆要其節奏行列得得齊進退得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不能亂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爲喜也軍旅鼓鉦所以爲怒也故先王之喜焉皆得其齊焉則天下和之怒則無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所以揖讓所以尊人自損也不爭論語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故若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忠諫諍君子利涉大川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困己敬人君子之心故孔子曰爲禮不敢言何以觀之哉夫人君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儀鬼神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尚書曰前歌後舞假於上下禮實忠何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豐年不豐凶年不儉富貴不相離也樂尚雍雍者古正也所以遠鄙蠻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怙故邪僻聲皆淫聲之聲也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大禮樂所

以防暴逞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
制禮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始故言作嘏
者陰也陰制度於陽故言制樂樂陽禮法陰也王者
始起何用正民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
更制作焉書曰肇修政紀設新邑此言太平去殷
體春秋傳曰昌何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己也可
因先以太平也必復更制者示不狃也又天下樂之
者樂者所以象德表功殊名雖記曰黃帝樂曰咸池
顓頊樂曰六茎帝嚳樂曰五英堯樂曰大章舜樂曰
簫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濩周樂曰大武象周公
之樂曰酌合曰大武黃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
道而行之天下之所生地之所毓故蒙德施也顓頊
曰六莖者言和律曆以調陰陽萬物者萬物也帝嚳
曰五英者言能調五聲以養萬物謂其美華也堯曰
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簫韶者舜能播堯之
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壘之道而行之故曰
大夏也湯曰大濩者言湯水堯能護民之怨也周公
曰酌合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
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
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以王赫斯
怒爰聲其德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
故樂其武也周室中制象湯樂何敵討爲惡日久其
惡最甚武德洗刷胎戕賊天下武王起兵前後復舞
殷之後民人大喜故中作所以飾喜盛天子八佾皆
侯四佾所以別尊卑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
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
亦稽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

羊傳曰天子八份諸公六份諸侯四份詩曰大夫士
琴瑟八份者何謂也份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
三六十四人也諸公大夫北面爲行諸侯四爲行諸公
開三六二王後大夫六北面之臣非專事于民者也
故但琴瑟而已王者有六樂者自周文王始而
有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俱養期頤先王之樂明有
法示亡其本與己所以自作樂明作己也樂所以作
四裔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廣
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琴鼓備備祈我祖樂元
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自自
作明有制典四裔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敬者在上
舞在堂下何歌者樂德舞者教功君子下德而下上
郊特設曰歌者在在上論語曰季氏八佾舞於庭下
官制設笙鐘以間降神之樂在上何爲舞神樂故書
曰笙磬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何以用鳴球
搏拊者何鬼神演流黃鍾經鍾也故尚書大傳曰
搏拊拊振以奏琴瑟絳絳絳鳴者貴王聲也王者
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六十萬斛之糧也明天
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樂
王者所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
四方不平四時不利有德樂之法焉所以陽之尊也
法戒也王平居中央不類有德樂之方平陽之始也
晝食太陽之始也哺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
也晝品曰亞飯午過膳三飯祿祿四飯缺缺過茶祿
侯三飯卿大夫冉飯單卑之差也弟子職暮食上饌
膳士也食力無數庶人職有耕桑戮力勞後饒即食
飽卽作故無禮樂者何謂也禮之言禮也可謂

鼓而行樂者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聲者何謂聲也聞其聲即知其所生音者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大聲者何謂也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音徵謂木謂角大謂徵水謂羽月令曰盛德在木其音角又曰盛德在火其音徵盛德在金其音商盛德在水其音羽所以名之為角者應也隨氣動應徵者止也隨氣止商者張也隨氣開張隨氣始降也羽者終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合也合容四時者也八音者何謂也樂記曰土曰埙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說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音何天子承繼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即思其形如此則樂端動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謂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樂記曰埙吹音也管長音也鼓發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柷說乾音也埙在十一月應之為言動陽氣於黃泉之下默蒸而萌發之言也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發生者太族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謂之笙鼓廣音頌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音以動之謂以聲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雷以應之盛哉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之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者也者也上應卯星以通王道故謂之柷也者也中之氣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者也者也故謂之簫者也者也以簫為本言承天機物為民本人力加地造化然後萬物繁也故謂之簫也者也者也所以應於宮商角則

宜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也樂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者也樂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聲故曰簫有實德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有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疎所以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聲也鐘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為氣用金聲也鍾者特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亡與昌正相迫故謂之鍾故說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柷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柷柷始也故終也一說至柷鼓簫瑟笙磬也如其大笙在北方柷在東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磬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北方鐘五音八何聲為本出於五行音為未衆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也問曰其說並行則弟子疑焉孔子有言吾聞釋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也知之次也又文士之道未墜於地天之所喪斯文也樂亦在其中夫聖人之道有文質所以擬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其所受而已應劭風俗通

聲音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廣萬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鐘鼓鐃磬管簫箏笙鐘磬編書曰擊石拍石百獸率舞鳥獸且舞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樂項作六章樂作五英樂作大章樂作韶

禹作夏謠作虞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料兮先祖之遺也武王以功定天下也謠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謠也也也五英英華茂也六章及板也也成池備失其後周室國運漸微樂壞諸侯志行荒悅所習樂間讓上御衛宋趙之解編以放遠陷淫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遺暴秦遂以開忘漢興制氏世家大樂頗能記其聲而不知其義武帝始定郊祀禮將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修暢曰聲音也言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賓論之陰取竹於解谷生其竇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二清以應風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為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埙匏曰笙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詩曰鐘鳴九舉聲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木也

商

謹按劉歆律書商者聲也物成熟可煮度也五行為金五音為商五事為言凡歸為臣

角

謹按劉歆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故芒角也五行為木五音為角五事為貌凡歸為民

宮

謹按劉歆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為四聲綱也五行為土五音為宮五事為思凡歸為君

徵

議按劉歆鍾律書徵者麗也物盛大而繁麗也五行爲大五常爲禮五事爲視凡歸爲事

羽

謀按劉謹律書羽者宇也物衆藏宇覆之也五行
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德凡稱爲物故聞其宮聲使
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入方正而好義聞其角
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惇饒而博愛聞
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宮亂聲亂者則其君驕而愛
錯者則其臣墮角聲錯者則其民怠徵聲洪者則其
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官秋律百卉必彫秋官
春律萬物必榮夏官冬律雨雪必降冬官夏律當必
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
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聖者述作之謂也

梁制龜新論

辨樂

樂者天地之聲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見也人心
喜則笑笑則樂樂則口欲歌之手欲鼓之足欲舞之
歌之舞之各發於聲音形發於動作而樂至於通百
聲動靜形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於樂則
能無形形則不能無道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恐其亂
也故制雅樂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淫使其音調
和不而說使其曲盡善而嚴均是以成人之善惡不
使放心邪氣是先王立樂之情也五帝殊時不相沿
襲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節德應時之變故黃帝
樂曰雲門顓頊曰五莖書曰六英堯曰咸池舜曰
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此八樂之所以異

名也。夫王國五聲播八音非苟欲悅人心娛耳聽其聲
絳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和
陰陽之氣。順八風之韻。通八卦之分。奏五帝之神。
明降用之。方澤則廟。厥升舉歌。歌之則百獸舞。舞
終九成。則瑞禽翔舞。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祥風易俗。
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明王既混風俗。
變運雅樂。疏廢而窮音。故夏甲作磬。方之歌始。
爲東音。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爲北聲。鄭衛之俗。好淫
故有靡靡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男則有赴趙蹈大
之歌。各詠其所好。歌其所欲作之者。哀聽之者。泣出
心之所感。則形於聲音。之所成。必流於心。故哀樂之
心。感則嗚咽。殺緩之聲。應而作之。音作則淫放。邪
之心。生故延年。逐傾城之歌。漢武思賁路。變之西靡門。
作松柏之聲。春流麗。未寒之風。刺賁賁入秦。未惠聲。實
歌於易水之上。兩者俱目。製直穿冠。趙王遷於房陵。
心憤故邪作山水之謠。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
佚悽愴。傷風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愜音之樂也。相
帝聽趙琴。慷慨嘆息。悲傷傷心。曰。善哉爲琴。若此。豈
非樂乎。夫樂者。聲樂而心。和所以非爲樂也。今則聲
哀而心悲。悲淚而歡。歡是以悲爲樂也。也。若以悲爲樂
亦何樂之有哉。今悲思之聲。施于管絃。愜音者不淫。
則慈性。樂則男女之辨。慈慈則感。慈慈之聲。並所謂樂。
故故哀聲感人。而逆氣感之。逆氣成。享而淫樂。與爲
正聲。成人而順氣。應之。氣成。象而和。樂與焉。樂不
和。順則氣有鬱滯。氣有鬱滯。則有悖逆。許倚之心。淫
佚妄作之事。是以茲聲。亂色不蓄。聰明淫。樂愚。雖不
接心術。使人心和而不亂者。雅樂之情也。故爲詩頌。

以宜其志健鼓以節其耳羽施以制其目聽之者不
傾視之者不邪耳目不傾不邪則邪音不入邪音不
入則性情內和性情內和然後乃爲樂也

王道

王道篇

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治矣樂歸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衆成者也衆成莫大於形而流于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鳥鵲之巢可俯而覩也鳳凰何爲而藏乎

唐杜佑通典

三朝不宜奏登歌議

禮記薦薦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下管象武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也禮樂以相示郊特牲云其廟而工升歌魯頌也歌者上執轡在下擊人聲也明堂位工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太師箠大司祭師皆登歌金象擊拊小師歌云大司祭祀歌擊拊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絃絲建越太瑟朱絃建越以韋爲鼓琴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先人功烈德深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深蒨在廟中當見文王有恨然則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傳登歌各領祖宗之功烈去鍾磬以明至德所以博其歡歌也曰於清廟而於歌之也禮者敬之也清者敬其在位者福國之也檢以經記恐疏郊廟非元日所宜集也若三朝大慶百辟具陳升二席殿以歌祀宗君臣相對便應節渙宜可載闕畢典

以中歌至若改辭易音苟會一時則非古人登歌之義

徵食宜有樂

周官王天食三脩皆合饌鼓蕤也云王者食舉以樂今但有食舉樂食舉則無樂按唐夫雖以樂備食禮記云宰出以樂徵以振列論語云三家者以雍饗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取於三家之堂如此則徵食應有樂不應同用食舉也

樂上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綱綱上大綱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鳴鶴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宜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而則專心靜

淡者理之發和者聲之為先後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量以今

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優柔平中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通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陳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者繼故敗度下民困苦爾古樂不足雖也代變新聲妖淫怨怒導欲增惑不能自止故有妖君美父經生敗俗不可禁者矣

靡靡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怨怒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俗怨怒故增惑而至於陵君樂文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主治者遺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焉獻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

效至此

樂聲淡則心平樂聲鬱則歌者暴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靡聲之化也亦然

朱子全書

樂

律管只吹得中聲為定若謂周尺或羊頭山峯雖屬卑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嘯殺低則益緩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對歌為元莽造樂樂成而葬死後荀勗造於晉武帝時即有元海之亂和現

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

不會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和平所以世祥久長矣云如此議論又却似在樂不在德也

樂聲是土金不火水洪範是不火木金土

開闢雖終不用而音或以為是武王用厭勝之術竊疑聖人恐無此意曰道備也雖變須是同樂家如何

不用商賈見樂家言是殺伐之事故故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徵音也本樂起五音依舊皆在又同向見一樂聲謂古本朝無徵音竊謂五音如

四時代補不可缺一若無徵音則本朝之樂大段不成說話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亦無

之然只是太常樂無那其樂依舊有這箇也只是無徵調角調不是無徵音角音如今人曲子所謂黃鐘宮大呂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一聲

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是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不只是全用宮如說無徵便只是頭聲與尾

聲不是徵這却不知是如何其有中音甚處欠缺處所以做那徵不成徵宗嘗令人硬去做然後來做得

成却只是頭一聲是徵尾一聲依舊不是依舊走了不知足如何平日也不會去理會這須是樂家辨得聲音底方理會得但是這箇則是一項未消得理

會

南北之風中華雅樂中絕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祿蘇祿祿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然

之聲氣非人之所能為譯論用旋宮何憂其不能遂止用黃鐘一均因言佛與吾道不合者蓋通乃無

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樂律則有數器所以合也

問樂曰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其便爲佳溫公與范蜀公胡安定與阮逸李熙等辨其實都自理會不得却不會去有通典與說得極分明蓋此事在唐猶有傳者至唐末遠失其傳王朴當五代之末杜撰得舊樂如此當時有幾名高聲雖不曾聲却是八十四調便謂其聲令一聲之其實那箇聲底却是古人制此不聲以避宮聲若一個聲便便有陵前之患漢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唐人俗舞謂之打令其狀有四曰招曰搖曰送其一記不得蓋招則逆之之意搖則搖手呼喚之聲送者送酒之意皆見深村父老爲余言其祖父嘗爲之收得謂子曰兵火失去舞時皆與漢調同坐飲酒少則起舞有四句號云逐逐招搖三方一圓分成四片特在搖前人多不知皆以爲啞謠漢調云張敬約看亦是張家好子弟曰見君舉說其人大與音律因言今日到聲元善處見其教樂又以管吹習古詩「南七月之屬其歌調却只用太常清聲亦只得今樂若古樂必不傳地與人聽他在行在條得諸子大凡屬人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其調章尾只以某調終之如關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著作無射聲應之章首章字合作黃鍾調結尾亦著作黃鍾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首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調末亦以清聲調結之如五月斯嘉動殷二之日擊木泝泝五字二字皆是清聲黃鍾調末以清聲結之元善理會事都不要理會固只是信口亂說事理做會經理會來如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唇齒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通喉舌唇齒上亦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

者豈自有箇俗疾焉下
蘇京用事主張哈世清作樂盡破前代之言樂者因作中聲正聲如是正聲九寸中聲只是八寸七分一按更記七字多錯乃是十分一其樂只是杜撰至今用之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日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便處客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調摸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
今之樂皆奇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今關雎鹿鳴等詩亦有人播之歌曲然聽之與俗樂無異不知古樂如何今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古者用清聲處多今樂用清聲處多
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間郭飲酒所歌也但即以黃鍾清爲宮此便不可盡黃鍾管九寸最長若以黃鍾爲宮則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爲宮便有相陵處今且只以黃鍾言之自第九宮後四宮則或爲角或爲羽或爲商或爲徵若以爲角則是民陵其君矣若以爲商則是臣陵其君矣徵爲事羽爲物皆可類推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律之亡無日矣故黃鍾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黃鍾清長四寸也若後四宮用黃鍾爲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黃鍾本律以避陵慢故漢志有云黃鍾不復爲他律所役其他律亦皆有清聲若遇相陵則以清聲代之不然則否惟是黃鍾則不復爲他律所用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入後必有所通者出今之管簫乃是古之笛雲簫乃是古之簫

胡問今俗成樂不可用否曰今州縣都用自家如何不用得亦在人斟酌
鄭樵通志

論樂

按今之樂有伊州涼州甘州渭州之類皆西地也又按隋煬帝所定九部音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居之類皆西國也觀詩之雅頌凡是清歌妙舞未有不從西出者八音之宮以金爲主五方之樂惟西是永雖曰人爲亦莫不秉五行之精氣而然
仲尼所以爲樂者在詩而已僕便不知聲歌之所存而以義理求詩別撰樂詩以合樂殊不知樂以詩爲本詩以雅頌爲正仲尼蓋雅頌之旨然後取三百篇以正樂樂爲聲也不爲義也漢儒爲雅樂之聲世在太樂樂工能記其聲譜鼓舞而不能言其義以臣所見正不然而有疑斯有義與其達義不達聲無事達聲不達義若爲樂工者不盡達聲鼓舞但徒言其義可乎陳河安能止濁重餅豈可充饑無用之言聖人所不取或曰郊祀也神事也燕享常事也人事也舊樂章莫不先郊祀而後燕享今所求樂府反以郊祀爲後何也曰禮風而雅頌雅頌而後燕享小雅而後也所積之序如此史家編次夫古事失矣得不爲之釐正乎
有宗廟之樂有天地之樂有君臣之樂有親屬具制不可以不分而明異位不可以無別按漢叔孫通始定廟樂有降神始歌歌而曲而舞而始定郊祀之樂有十九章之歌明帝始定黃門鼓吹之樂天子所以宴羣臣也鳴呼雅頌三者不同聲天地宗廟君

古今圖書集成

羽之序何邪蓋有降神之樂有降神之樂自乃分樂而序之以下一節言降神之樂自凡六樂以下者一節言降神之樂是周人祀祭享之時有此二節也鄭註曰周鐘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爲天帝之明堂故周鐘爲天宮而以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是三者陽律之相繼也黃鐘爲首太簇爲二姑洗爲三相應者天之道故於祀天神用之鄭註云兩鍾生於坤木之氣天在東井與鬼之外天社地神也故兩鍾爲地宮而以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是三者律呂之相生也兩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者姑洗數多南呂數少也相生者地之功故於祭地祇用之鄭註云黃鐘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故黃鐘爲人宮而以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是三者律呂之相合也大呂與黃鐘千丑合也太簇與應鍾寅亥合也相合者人之情故於享人鬼用之此十二律皆文之以五聲宮爲土商爲金角爲木徵爲火羽爲水五聲之序曰宮商角徵羽故律呂之爲變亦顯其序言四聲而不及商者祭尚柔商聲金堅剛也故不用既文之以陰播之以音故故以雷鼓鼓神祀以鼗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李故以雷鼓雷鼓用於天神鼗鼓鼗鼓用於地路鼓路鼓用於人鬼宜也孤竹之管取其陰耦之合雲竹之管取其地道之生陰竹之管取其陰耦之合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瑟其亦如竹管之義歟既播之以音又合之以舞六舞以雲門大咸大韶大夏放用於天地神祇人鬼亦有其序矣又按大略以祝四望今乃於宗廟集之蓋祖妣之享故用虞武爲萬神之樂

經義集解樂律典第三十九卷樂律部

及其享先王先公也則又用大磬爲降神之樂尊宗廟故特備樂舞又按天神地祇皆不用歌而獨於宗廟歌九德者蓋九德乃六府三事之歌有以見祖宗積功累德之意故於宗廟歌之尊宗廟故得備樂歌邪然天神以六變地祇以八變人鬼以九變者非謂有難易之別也先王作律通乎月之氣本於辰之位自子至巳六者皆陽陽數之起至於陰之申而巳盡自午至亥六者皆陰陰數之起至於陽之寅而巳盡圖鍾在卯木元以卯數爲六數出卯至申其數六故圖鍾之數盡於六則土寅可得而降而鍾在木太元以未爲八數由未至寅其數八故兩鍾之數盡於八則地祇可得而降黃鍾在子太元以子爲九數由子至申其數九故黃鍾之數盡於九則人鬼可得而降若夫一變至六變不言律同者非不用律同也言其作樂始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未則其律同之爲何用及六變而樂始成乃分律同而爲宮徵角羽也一變而致羽物也山澤之祇及六變而致衆物及天神亦非兩有難易之別也蓋其樂奏之有條理次序神想其所致之神必有疾徐先後也按司徒言五地之物生山林曰木物川澤曰魚物丘陵曰羽物墳衍曰介物原曰土物蓋六樂致物及祇乃參錯言之也亦想衆其所致之次序而言爾必至六變而後言致衆物及天神此則樂之成和之至也六變之始所以不言律同之爲官徵角羽者以此祇賈氏以六變九變爲舞之成亦是一說按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強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此舞大武之時有

此六成也蓋舞位爲四表從南表向一表爲一成第二至第三爲一成第三至第四爲三成舞人復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第二至第三爲五成第三至第四爲一表爲六成五成爲五變則五物五示可致六成爲六變則衆物天神可致至於八變則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爲七成又從第一至第三爲八成則地祇皆出矣九變則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爲九成則人鬼出矣舞必奏樂在舞則謂之成在樂則謂之變樂亦言成當謂九成是也然此特言九成九變之異說爾當觀先王作樂以敬物以禮鬼神祇何以能爾哉鄭氏曰每奏有所成後以以來之大抵樂之至和無所不遍心之至誠無所不格昔丘彥形容韶樂之妙始曰百歌率舞以爲未祀而祖考來格風凰來儀是其有自然感召之理而不容以形迹求也如謂異有物之可致有神之可降則百歌豈異見其率舞祖考豈異見其來格風凰豈異見其來儀哉

詩樂

世儒嘗恨六經無樂書愚謂樂不可以著傳也何則樂有時而無書詩存則樂與之俱存詩亡則樂與之俱亡樂其可以書傳乎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此樂之本乎詩也樂由詩作故可因詩以觀樂無詩則樂無雖有絳宮殿殿祝鼓簫管尚遺古人之舊果可以言樂乎節至舍而爲間必節樂之詩尚存也漢至儒而猶見夫儀樂之時未泯也詩苟不存武樂至長弘之時而先儒樂至微公之時而已派詩者其作樂之本歟今觀周

第七三四篇之一五樂

之太師掌六律六呂五聲八音以爲樂而必歌以六
時日風賦比興雅頌是也皆職掌鼓祝祝敎管則
必風讀詩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此則詩之所
以爲樂也太師曰大祭祀帥瞽而登歌此登歌之有
詩也鍾師則以鐘鼓琴九夏此鍾鼓之有詩也鼗
則掌敎讀詩而雅頌頌此鼗之有詩也祭祝則王
出入奏大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是祭樂
有詩也大射則王以騶虞爲詩諸侯侯爵大夫采蘋
士采芣是射樂有詩也凡樂儀行以肆夏禮以采芣
車亦如之是車行有詩也季士歌徵則敎樂亦有詩
軍歌凱歌則風樂亦有詩四衛聲歌則商樂亦有詩
至如大司樂奏六律則敎大呂歌應鍾歌南呂歌函
鍾歌小呂歌夾鍾是十二律皆有詩歌也古人以詩
爲樂隨言皆有由今觀之樂節四詩騶虞采芣采蘋
猶可考獨狸首一篇不全夏詩九章時邁執事文
尚未底而王風五章已亡則是詩缺而樂與之俱缺
矣周詩有雅頌先儒以七月一詩析爲三體說者以
爲非是母乃雅雅而頌亦有存者十九德之歌大
司樂奏之皆雅掌之此舜九功之歌今不敢釋傳則
詩之亡亦久矣呼詩有則古樂傳詩亡則古樂廢今
不以樂詩不存爲憾而徒以樂書不傳爲恨豈先王
作樂之本哉昔者季札隨觀周禮爲之歌二南國風
雅頌季札得以因詩而知樂使其詩不存則周樂豈
有可觀者乎迨至孔子之時魯千縑缺陽襄方叔等
重韻皆論貽悔以避亂其樂已不可考孔子自衛
反魯而能使樂得其正亦以雅頌之詩尚存故也故
嘗謂杞宋之文獻不足雖孔子不能證夏殷之禮易

最春秋尚在魯則雖無章子可以證周禮之猶存向
使古詩尚存萬世而下豈不復見則樂之正乎雖然
古詩雖亡三百篇無恙也而古樂亦無傳何邪吁此
又不善利用詩者之祭以漢之詩而使季延年協音律
以唐之歌而使呂才敎管絃果足謂之詩乎誠能因
三百篇以爲樂則今樂豈不由古樂今人之不用何
明性理大全

論樂

程子曰樂隨風氣至都則極備若樂之洪水方割四
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
故詠焉備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
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
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
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
出於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
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張子曰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
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未律和
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
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今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
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
者知之知此聲人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
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求故昔年公曰音無哀於
此乎哀則正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
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喉殺太下則入於喉緩蓋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聲吐絲而商絃絕正
與天地相應方聲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
衰如音律中大氣律中林鐘於此盛則彼必衰方春
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和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樂律典

第四十卷目錄

樂律總部樂文一

樂論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樂志序

後漢書

晉書

魏書

北周書

隋書

唐書

宋書

明書

清書

元書

金書

遼書

夏書

回書

吐蕃書

高麗書

百濟書

新羅書

高句麗書

渤海書

女真書

蒙古書

回回書

畏兀兒書

察合台書

帖木兒書

巴爾魯克書

和卓書

阿古柏書

左宗義書

張之洞書

後漢書

晉書

魏書

北周書

隋書

唐書

宋書

明書

清書

元書

金書

遼書

夏書

以不敢隨也魯王曰敢問樂心之樂微君避席而對曰駿黃王之問也夫王人者營政三年而作禮積德十年而作樂樂也者禮之極也形于舞蹈而合于性合于上下而合于治雅容而合乎德無言而合乎化使歌者忘其聲舞者忘其態觀者忘其損讓而不淫怡而不縱故禮極而樂發是故郊社之樂所以和神祇也宗廟之樂所以昭穆也宴饗之樂所以和諸侯而於賓旅也和之以心暢之以八音如春陽之益萌繁時而之沐浴物此之謂樂心之樂魯王曰善

樂志序

夫性靈之表不知所發於詠歌賦詩之端不知所以關於手足生於心者謂之道成於形者謂之用譬諸天地其影響百獸率舞而況於人乎美其和平而哀其喪亂以茲操律乃播其聲焉應影載琴促鐘和聲達靈成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來自遠殷氏不編遺風餘孽淫秦既興雅章奔散英聖之制蓋已微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則始二南風采六代甘黃帝作雲門堯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作大濩周作大武所謂因前王之體設俯仰之容和順中衷華發外音稱命變興樂教育子則周官所謂奏大呂吹黃鐘天賦來下人祇動色抑揚周監以弘雅音及靈與安平王遂觀禮殿親錄樂沈河海是以延陵季子聞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道風乃而列壤孤各興吟詠魏文侯聘古樂而恐臥晉平公聽新聲而忘食先王之逐漸以陵夷八方殊風九州異則泰氏并吞遂專則憲至於絃歌許頌千戚旋刑投諸烟火掃地無遺漢祖建劍囊中

削平天下文臣躬躬於德化武有心於制作太后擅備家之遺人臣謀賈氏之言播韓先生所以長歎而于政仲舒不能已也炎漢中興明皇帝即位表主景而陳濟廟樹槐陰而疏壁流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上帝名桓榮於太學和而劉性濟濟為皇皇有足觀者自斯厥後禮樂彌嚴永平三年官之司樂改名大予式得典禮旁求國遺道都雅學道中和共有五方之樂者則所謂大樂九變天神可得而禮也其有宗廟之樂者則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者也其有社稷之樂者則所謂登歌鼓以送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樂者則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其有黃門之樂者則所謂宴樂聖臣降舞我者也其有短童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魏武挾天子而令諸侯思一戎而臣九服時運吞滅惡章咸盡及削平劉表始復杜襲操聲揚于式選前記三祖紛紛感工篇什聲歌雖有損益愛散在乎離章是以王侯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詠神靈贊揚來聖武皇帝採漢魏之遺韻覽景文之選則鼎新維新前音不改奉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始作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高文陳諸下管永嘉之亂伶官既滅曲盡盡樹成茂樂雖復興舞工自胡歸晉至於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涓涓之瑟其能備者百不一焉

樂志序

有樂者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

古今圖書集成

經濟彙編樂律典第四十卷樂律總部

第七三四篇 之一六樂

古今圖書集成

聞韶感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
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義樂其理何居
若有嘉訓今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冀首
拯救故念歷世蓋於名實今衆啓通謂首其一謂高
夫天地合德萬物共生衆賢代往五行以成故衆爲
五色皆爲五音首聲之作其指奧昧在於天地之間
其義與不善雖遇通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
愛憎易提衆樂改度哉及官商集化聲音克諸此人
心至願情微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悉欲不可極因
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
也然樂云衆云鐘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
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
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鍾而用之或聞笑
而歌或聽歌而感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一之
情而聲異殊之聲斯其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
感人之最深者也勢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
悲痛之心則歌切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雖而味
之衆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
泣涕流連矣夫哀心感於苦心之內通和聲而後發
和聲無衆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衆
之和聲其所悅悅惟哀而已豈復知吹簫不同而使
其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
得失審風俗之盛衰吟咏性情以藏其土故曰亡國
之音哀以思也夫哀哀衆樂愛憎懼凡此八者生
民所以接物傳情則有端而不可沒者也夫味以
甘苦爲稱今以甲寅而心愛以乙惡而情憎則愛憎
宜隨我而變隨有端彼也可以我爲愛而乙之愛人其

情而謂之情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惡則謂之惡味
故由此言之則內外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
惡爲主則無關於哀樂衆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
聲音名實俱去則衆然可見矣且季子於魯採詩觀
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感否哉又仲尼聞韶歎
其一致是以吾後何必因聲以知風俗之變然後歎
美耶今聽其一端亦可想過半矣衆者雖曰八方
異俗歌哭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
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以他音奇之於餘聲善惡
察者要自覺之不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
其所志綠人擊琴而子產識其心哀憫人最哭而類
潤審其生離死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惜輟於曲
度故心感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
然相應不可得逃惟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
聲衆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遇善
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
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惡不宜言憎然則有賢
然後愛生有惡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
作亦有由而然此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
由聲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
禮以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吾後是何言
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視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
野識亡國之音聖復誦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
哉時皆神妙獨見不待龍圖積日而已釋其言因矣
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
爲限無乃過前賢之遠微員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
曰雖云難察矣周詩善察者要自覺之不懈習於

常音不借敏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爲心惑
者雖談美談舞情歌者雖拊膺嗟惜不能御外形
以自匿雖察者又曰季子聽韶以知衆國之風師襄
奉操而仲尼觀文王之容衆如所云此爲文王之功
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
於後世世謂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
可不絕於今日何爲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
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離以他聲擬以餘
聲也則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仲尼之識鼓手
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說欲神其事而追
爲耳歟今天下惑聲音之遺不言理自當此而惟使
神比難知恨不遇奇絕於當時藝古人而自歎所以
大困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
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待前
言以爲該詳自以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
之作猶愛憎之由實愚此爲疑使我哀而音使我樂
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音有好醜五聲有善
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絀物之
理惟止於此然音無係於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
自以事爲先遠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故故論已
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竊耳不謂哀樂繫於
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人心亦猶
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者以意怒爲
用其耳歌賦爲聲而曲聲有哀樂不可見者怒爲
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亦若難曰夫觀氣操色

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應於外。然可見故有千不疑大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而動。疑從變而較。心有聲聲。亦隆隆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當疑耶。大意。意章於色。意章於聲。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有哀樂。但聞者不能識之。至操子之徒。雖遺無聲之聲。則猶然獨見。矣。今操子而論。而不惜。謂聲。聲。秋。者。於百。以。此。言。之。則。明。闇。從。矣。不。可。守。足。尺。之。度。而。延。離。變。之。於。執。中。之。變。而。猶。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為。友。記。也。主人。答。曰。雖。云。心。應。感。而。動。聲。聲。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隆。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遺。無。常。之。聲。則。猶。然。獨。見。矣。必。如。所。言。則。滿。實。之。飽。首。陽。之。饑。下。和。之。寬。伯。奇。之。悲。相。如。之。含。然。不。占。之。稀。移。千。變。百。態。使。各。各。一。詠。之。歌。同。啓。數。聲。之。微。則。鍾。子。之。徒。各。著。其。情。矣。爾。為。聽。聲。者。不。以。繁。繁。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為。異。同。一。身。者。期。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焉。皆。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其。味。鹹。目。之。與。其。味。淡。同。用。出。淚。使。飲。牙。肉。之。必。不。言。淚。淚。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汗。氣。舉。便。出。無。主。於。哀。樂。辨。經。酒。之。氣。流。雖。辛。且。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集。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地。六。華。大。章。詔。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大。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為。至。樂。不。可。託。之。於。聲。史。必。須。聖。人。理。其。統。音。爾。乃。雅。音。得。全。也。命。命。聲。石。相。石。八。音。充。清。神。人。以。知。以。此。言。之。主。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諾。之。音。

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大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鍾子以明開耳功。耳若以水清木沈異之。故無客。鍾子雖未驗有。疑足。昭。昭。然。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處。隔。牛。鳴。知。其。三。千。為。樂。師。吹。律。知。南。風。不。說。是。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實。家。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有。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涉。聞。則。前。言。往。記。皆。為。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其。所以。顯。其。所。由。設。一。論。俱。供。諸。論。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及。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而。未。未。答。曰。吾。煩。循。環。之。難。故。不。存。一。端。耶。夫。當。牛。能。知。權。聲。之。長。生。哀。三。千。之。不。存。合。悲。經。年。訴。怨。葛。處。此。為。心。與。人。同。異。於。獸。耳。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處。受。性。獨。曉。之。此。為。解。其。語。而。論。其。事。猶。傳。傳。異。言。耳。不。為。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為。難。也。若。謂。知。者。為。當。聽。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異。域。當。知。其。所。言。否。子。雖。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顧。借。子。之。難。以。立。鑒。議。之。域。或。當。與。國。接。通。其。言。耶。將。吹。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為。知。心。自由。氣。包。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出。鹿。以。弘。馬。也。此。為。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觸。摸。而。知。言。此。為。獲。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聽。明。名。以。為。據。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識。夫。言。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曰。然。可。尋。無。微。不。理。理。則。雖。近。不。見。故。

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惟此以往葛處之不知牛鳴。得。不。信。乎。又。雖。云。師。鳴。吹。律。知。南。風。不。幾。幾。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鳴。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議。楚。國。來。人。得。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不。見。其。原。委。以。識。之。豈。凡。陰。陽。慎。微。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登。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曰。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生。動。律。應。而。來。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數。則。來。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為。益。鍾。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共。然。乎。豈。獨。師。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驚。之。許。景。公。善。鼓。又。雖。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實。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為。神。心。獨。悟。爾。野。而。當。耶。書。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是。今。之。啼。聲。似。百。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聞。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晉。聞。之。聲。為。葛。故。知。今。當。恐。此。為。以。甲。聲。為。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於。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脫。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平。觀。形。而。知。心。欲。且。口。之。激。氣。為。鳴。何。異。於。蕭。蕭。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言。因。於。聲。變。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語。善。調。和。聽。者。能。審。其。曲。度。而。不。能。令。容。必。清。和。也。器。不。假。妙。製。而。具。音。不。因。慈。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為。二。物。二。物。之。誠。

錄則求者不而觀於形貌操心者不能聽於聲音也。舉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吾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味，豈不誤中於前也。好奇者徒而稱之，談者雖曰吾聞敗者不蓋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平之人聽琴笛琵琶則形態而志越閑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集聲則歡後而體復理齊，覺則情一而思專。律役弄則歡放而欲懷心為聲變，若此其奏勢難靜由聲則何為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聲音歸樂於人情，得無知復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雖云琵琶琴笛令人厭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情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琴笛間促而聲高變奏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鈴鈴響耳鐘鼓駭心故聞鼓聲之音思將舞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閑遠而音律緩希而聲清以律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靜聽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著殊奏之音耳，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故弄之音托承聲之美合五音之和，其體雖用博故心修於樂理，五音故歡放而欲懷然皆以單律高準善為體而人情以靜解而容端，此為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以疏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變變舒澀味異美而口亂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奏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而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咸美之口既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歸所聞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

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離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為平和也。以此言之，離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離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狂各有一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宴益盛酒酣奏樂或忻然而歡或慘然而泣，非違哀於彼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甘而歡感並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惟無主於喜怒哀無主於哀樂故感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政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聲能兼眾理，總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為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供為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樂大和於歡感，咸盡名於哀樂，故奏客雖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樂而歡感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感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變化運轉不可舍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感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一情俱見則何損於聲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雖云哀樂自有定理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即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待更以哀耶。猶一燭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大非陰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越高堂而歡感並用者，真主和之發潛澤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雖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几杖而泣或視輿服而悲，足以感人亡而物體痛事顯而

形澤其所以會之音自有由不為觸地而生哀當痛而淚出也。今見凡杖以致感悲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奏客雖曰論云酒酣奏樂而歡感並用，歌通此言故客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瞋心而言明之以成敗，夫人心不歡則感不感則歡，此情志之大城也。然位是感之傷矣，是歡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惟觀其哀涕之害而未會見笑噓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為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豈豈從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耶。若誠能於則聲音之有哀樂斯可知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移人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客境甚惡而泣哀之方也，小懷頗悅至樂心悅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得不若向之自得，豈不感哉。至夫笑噓雖出於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為樂之應聲以自得為主，哀之應感以善涕為故，善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聲曼是以觀其哀而不一，觀其同則其外而察其內耳。然笑噓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噓謂齊楚之曲豈不知哀而不離樂乎。奏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即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靜聽之風神抑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節節之音聲鳴味以協神人取問鄭雅之體隱聲所極風俗移易果由而齊善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求樂之於後也。古之王者承大物理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為

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元化潛通天人交舉枯槁之骸遂有重流六合之內沐浴鴻流漸靡垢穢生安還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致志備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歌之以風簫播之以八音成之以太和揚其神氣養而鼓之適其性情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適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亂衆之情見於金石宏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茂履如秋風不期而信不謀而誠惇然相愛舒舒綢繆而絃絃可觀也大道之隆其盛於茲太平之業其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爲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抑其所適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爲可求之禮制可導之業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操終始之安度實患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得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校序聲亦隨之變絳竹與笛並存羽毛與拱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樂實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詒之師聲音之度指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皆位用之於朝典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忘心安志固從善自遷然後隨之以敬待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底此又先王明樂之意也故制軍聘享嘉賓必有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爲之樂工官之祥眚使百之有無罪問之者是自藏此又先王用樂之意

也若夫新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惡惑志耽樂荒蕩易以喪棄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遺其聲絕其太和而窮其變指窮變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雅不和不協焉樂之味也若流俗遠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祀男女奔逸淫風無度則風以此安俗以好成向其所志則樂不能隨之樂其所習則何以俗之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甚於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節之體亦足以觀矣

樂論

阮籍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爲政之具禮先於此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夫金石絳竹鐘鼓管絃之音丁咸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於政無之何損於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乎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子其都乎且未東其略也今將爲子論其凡而子自備詳焉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鍾中和之律調琴生萬物之情其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男女女不情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歡九州一其節奏之團圓而天神下降之方澤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不用而民自安矣純坤易簡故雅樂不煩德平淳故五聲無

味不煩則陰陽自通無味則百物自樂自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覺之道樂之所始也其後聖人不作道德施懷政注不立智慧變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始之故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節節之風好淫故其俗輕淫死故有蹈火赴水之歌輕薄故有桑間濮上之曲各求其所好各求其所爲歌之者流涕聞之者歎息皆而去之無不慷慨懷永日之懷抱長夜之歎相聚而合之羣而習之靡靡無已棄父子之親免君臣之制離室家之禮廢耕農之業忘終身之樂崇淫靡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理潭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扶犁之客氣憤於中聲入於耳手足屈擡不覺其好勇好鬥犯上淫放則樂親犯上則君臣逆棄親則父子乖離逆交爭則患生禍起禍起而患愈其患生而應不同故八方殊風九州異俗豈難分背其能相通音與氣則曲節不齊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爲樂者莫不儀焉自上以下降殺有等至於庶人咸皆聞之歡隨者詠先王之德頌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效先王之式度數者思先王之制入於心淪於氣和治則風俗齊一聖人之爲進退順仰之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宣和平著不遠也鐘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者不煩視之者不妄耳目不煩不妄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下也若夫空桑